



「冬皇」由來

「冬皇」這頂皇帝桂冠，能戴到孟小冬頭上，沙大風先生功不可沒。最初這種稱呼只在平津一些報紙上出現，而南方各報均遲遲未予承認，直到一九四七年杜壽義演後，以上海《申報》為首的報刊，方才接受，並正式引用，在大幅刊載讚揚孟小冬藝事的文章中，不再直呼其名，而多以「冬皇」譽之，從此南北輿論，趨於一致。

皇帝桂冠，委實太重，它超過了一切「王」位，含金量也委實太高。在迄今為止的中國京劇史上，能冠上「伶界大王」的也只有兩位：譚鑫培和梅蘭芳。前者是在他六十六歲、第五次赴上海演出於新新舞台時，海報上才第一次出現這頂殊榮，那時全國早已是無腔不學譚的天下了；而後者獲此殊榮的時間，恐怕也已經很晚了。此外，夠得上封為「親王」尊號的，也僅僅是極少數的幾位。

孟小冬被梨園界冠以「冬皇」的尊號，最早見於一九二八年九月天津《商報》副刊「遊藝場」，當時梅、孟結合還未正式公開。主辦這個欄目的人名叫沙大風，他在這個副刊上開闢「孟話」一欄，專門由他撰寫有關孟小冬的演藝和生活起居方面的文章報導。他在文章中竟異想天開地稱孟小冬為「冬皇帝」、「吾皇萬歲」等，自己則稱「臣」、「老臣」、「微臣」等等，對孟小冬大捧特捧，這時孟小冬才不過二十歲。當時有位署名「斑馬」的人，寫了一首打油詩，傳誦一時。詩曰：「沙君孟話是佳篇，遊藝場中景物鮮。萬歲吾皇真善禱，大風吹起小冬天。」

那時，「四大名旦」還未正式選出來，「四大鬚生」更是若干年以後的事了。要說到「四大名旦」，首先提出這個稱謂的，也不是別人，正是這位人稱「胖先生」的沙大風。

沙大風（一九〇〇——一九七三），浙江鎮海人。原名沙厚烈，筆名沙游天。一九二一年在天津創辦《天風報》，自任社長。當

時，北京城內直系軍閥曹錕的內閣大臣程克等四人，氣焰熏天，人稱「四大金剛」。那時堂會戲極多，領銜主演者以梅蘭芳、尚小雲、朱琴心、程硯秋四人最有名氣，不亞於直系「四大金剛」，故又稱「伶界四大金剛」。後白牡丹（荀慧生）聲譽鵲起，取代了朱琴心，遂又稱梅、尚、程、荀為四大金剛。沙大風認為「金剛」二字不太雅觀，便在《天風報》創刊號上提出「四大名旦」稱謂。直到一九二七年六月，北京《順天時報》發起選舉，由群眾投票選出前六名，依次為梅、尚、程、荀、徐（碧雲）、朱（琴心），歷經四年之久，最後於一九三一年初決出前四名，在《戲劇月刊》上公佈評分結果。按總分依次排列為：梅（五百六十五）、程（五百四十）、荀（五百三十）、尚（五百零五），四大名旦之冠遂塵埃落定。

沙大風廣交戲曲界朋友，許多梨園名流皆尊其為座上客。四大名旦之師、內廷供奉王瑤卿的書房「古瓊軒」，常能見到他的身影。王瑤卿還將慈禧太后賞他的書畫卷軸贈送給他。此外，沙大風與荀慧生交遊最為深厚。

一九三一年五月荀慧生赴滬演出，沙大風從天津登車陪荀同行，在滬兩個多月，幾乎形影不離。荀的家信、友函均由他代筆，報上演廣告文字全由他撰寫，空閒時還陪同訪客會友。這期間，作家舒舍予（老舍）旅居滬上，亦與荀慧生常來往，他們常聚在一起吊嗓打牌，還一起去拜望了上海三大亨，並應張嘯林、杜月笙之約，同赴大律師鄭毓秀女博士家做客。演至中期，又適逢杜祠落成，他們亦隨荀慧生往返市內與高橋間。杜祠堂會最後一天大軸戲，為四大名旦合演的《四五花洞》，這是四旦唯一的一次同台合作。

不久後，上海長城唱片公司老闆張嘯林特約四大名旦在北京合錄該劇唱片，因「四大名旦」一詞為沙大風所創，唱片公司特邀他為



主持人，並排定四人演唱順序，將《五花洞》〔慢板〕各唱一句。沙預料誰唱首句，誰唱末句，定會有一場爭執。錄唱片那天，他與荀慧生一同前往歐美同學會錄製場地，在途中就先說服荀唱第三句。在現場，不出預料，梅提出要唱首句，大家均認為理所當然，毫無疑義；緊接著提出要唱第二句的是尚小雲，沙大風頗感為難，他本來計劃這句安排程唱。正在不知如何處理時，幸而程硯秋十分爽快，提出願唱末句，難題迎刃而解。大家都欽佩程的雅量。唱片製成，如何排名？沙大風又想出一個極好的妙招，他將四人姓名按圓形排成一圈，這樣也就分不出誰先誰後、皆大歡喜了。那日，四人皆用梅的場面，由徐蘭沅、王少卿操琴。由此看來，四大名旦合作的《四五花洞》順利錄製成唱片，流傳至今，還有沙翁一份貢獻。

解放前，沙大風長期任天津《商報》主編，兼為北京《戲劇月刊》和上海《半月戲劇》主筆，自上世紀二十至四〇年代，執京、津、滬劇評界之牛耳，頗有幾分才學。他曾集了一副對聯，以表達平生所學，聯曰：「置身乎名利以外，為學在荀孟之間。」從這聯下句看，可能以為他是一位儒學大家，所研究的學問是荀子（卿）、孟子（軻）。其實不然，他是專指荀慧生和孟小冬，不作第三人考慮。

沙翁業餘有時也聚會玩票唱戲，生、旦兼學，專攻荀、孟戲目，而且戲癮很大，每唱不止。荀慧生曾評論他：「雖調低音啞，卻也有味。」（蔣錫武主編《藝壇》第二卷，第二〇七頁）他生行原宗老譚，自一九二五年孟小冬北上平津，他遂改學孟，奉為圭臬。他曾在一段很長的時間裡，頑固地堅持「小冬之劇藝，實在叔岩之上」的觀點。孟小冬拜入余門後，他的看法方稍有改變，評孟為：「譚派絕響，叔岩化身之當代第一正宗。」但又在《天風報》上發表文章說：「孟小冬以學余獲盛名，而嗓音氣力遠超過余氏而上，此則非謂孟小冬之藝術高於小余，乃謂孟小冬所學，已超

過余而學譚，蓋其嗓音氣力，皆有學譚之根本條件，不必拘於小余之只求婉轉曲折以趨時俗也。」沙大風這段文字是說，以孟小冬條件，完全應該學譚，而不必學余。

此後，他仍不遺餘力地在平津各報，對孟小冬之藝發表評論，並撰文苦苦哀求孟小冬多多出台，以滿足觀眾的需求。如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九日天津《天風報》上，沙大風以「微臣」筆名發表一篇題為《喜冬皇將出台》文章，告知讀者孟小冬將要登台演戲的消息。全文如下：

小冬吾皇，息影養晦，將及半年。一般善造謠言者，均謂吾皇卷青燈，虔心修度，決意絕跡歌台，此謠一出，天地變色，菊圃無光，而妖祟橫行，群思篡竊正位，予以憂之，乃上表苦諫，務以天下蒼生為重，再享四海臣民以正氣之歌，鐘呂之音，俾魔雲妖霧一掃而空。果然聖德高厚，再三表示前此休養，純係聖躬稍有違和，今已霍然，約定閏七月中旬，必當重現寶相，慰喁喁之望，並屬微臣力辟無稽之謠（按已奉旨恭為闢謠），從此日月重光，天地明朗，菊國正統（按譚大王升遐以後，叔岩不出，王位非此人莫屬），賴以不墜，一般竊號自娛之輩，聞此正言法曲，必當知所戒懼而稍稍斂跡也。吾皇萬歲萬萬歲。

沙氏在這篇捧角文字中，有二三處稱「小冬吾皇萬歲」之語，表示崇拜到了家。在今天看來，似乎有些過分。其實，若要和另外一篇文章相比，這只能算是微不足道了。一九四七年杜壽義演之後，「冬皇」封號，南北新聞媒體，趨於一致，四海遍傳，沙大風更是得意萬分。遂又在上海《半月戲劇》第六卷十期上寫了一篇《冬皇外紀》，全文洋洋灑灑，竟有四千餘字，文中稱孟「吾皇」多達二十多處，真是別開生面，蔚為大觀。茲摘錄幾個片斷，以饗讀者：

奉天承運，統一寰宇，當今聖主「冬皇」帝，名震四海，光被九州。聲容並茂，加恩德於萬民，聰明天稟，傳譚余之一脈，此特出之對哲，必有其逾人之智慧，更必有其堅強奮鬥之歷史，……爰秉史官之筆，作本紀之傳……吾皇見此，倘亦莞爾一粲耶？

吾嘗分析吾皇劇藝及天賦，其嗓音實得天獨厚，高底寬窄，無所不宜，底音醇厚，而有蒼勁之致，男子亦所罕見，豈天之獨鍾靈秀於吾皇耶？吾皇唱《捉放》「他一家大小遭禍殃」之「遭」字，滿宮滿調，真氣充沛，有無限激昂情緒；《空城》之「大顯威靈」之「顯」字，真如石破天驚，「靈」字則又沉入九淵，有蕩氣迴腸之致。此在男伶佳嗓，亦所難得，而吾皇竟獨擅勝場。予觀吾皇之戲，其聲調激越，情感流露之處，覺較乃師為尤勝，所謂有狀元徒弟，無狀元師傅，叔岩因限於天賦，往往避重就輕，虛處以美妙輕靈為主，以腔韻取勝，吾皇則直入譚氏之堂奧，聲調與情感相合，此所以能超越前輩，遠邁時賢，而未見來者。上次在義演中之《搜孤救孤》，其一種義憤之氣，溢於眉宇，而發於歌唱。

回憶叔岩唱《搜孤》亦數矣，似未為人所重，吾皇偶以此冷戲相示，遂至舉世風靡，其長處決不在於腔調，而在於神與古會，聲與情合，此實藝術之最高峰。一般伶人，哪得語此？吾知吾皇讀吾此作，必悚然不安，以為吾言之太過，實則吾只談藝術，不雜情感，言發乎衷，不能自己也。倘有溢美之詞，願受天譴，是在真賞之士，定聽吾言。

……予近作感懷一首云：「壯不如人老便休，撐身傲骨尚存留。江湖落拓誰知我，風雨彌天一女優。」敬以此詩，跋吾此文，歌耽此懷，實與河山同其不腐也。

從此，孟小冬的「冬皇」之名，流傳四海，南北大小報紙雜誌，多以「冬皇」為代名詞，而不呼其名。

一九八五年夏，筆者應上海文藝出版社之約，主編《京劇余派老生唱腔集》，特恭請戲劇家許姬傳以八十五歲高齡為該書題詩一首，懷念這位「冬皇」，詩曰：「劇壇近代尊余派，文武京崑擅勝場；餘韻凝暉傳海外，門牆桃李憶冬皇。」

或許可以這樣說，如果沒有當初沙大風對孟小冬如此竭盡心智，大力舉捧，提出「冬皇」尊號，也許孟小冬後來還紅不到這個地步。解放後，沙大風在杭州華豐造紙廠任科長職，一九七三年病逝。

